

神秘人深夜相助甄二爷逃离土匪窝

9



祁连山 著
九州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祁连山脚下藏区草原游牧生活和狩猎生活的小说,以祁连山最后一个猎人——甄二爷的一生为线索,书写了一个剿匪英雄、一个普通猎人、一个农民牧人伟大而平凡的一生,他的理想、追求、爱情……而祁连山枪手的消失,意味着一个纷争时代的结束……

[上期回顾]

在又一次打猎时,甄二爷想把土匪连长刘富贵杀掉,但反被刘富实用枪指住,原来张司令和刘富贵早就怀疑他了……

畅销小说

三枪过后,刘富贵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甄二爷全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下命归西天。刚才站着的地方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你爷爷在这儿哩!”甄二爷在不远处一棵松树后面闪身出来,朝他挑逗性地招手。

刘富实用手又是三枪,打得那棵粗大的松树树皮四下纷飞。硝烟过后,甄二爷又是杳然飘然。刘富贵着实吃惊不小,这小子长期在这山势险峻的祁连山麓里打猎,练就的这身腾挪飞跃本事确实非同小可!

“喂,你爷爷在这儿哩!”树林深处甄二爷喊道。刘富贵看了看甄二爷丢在地下,脸上露出了不屑的冷笑,心里说:“你没有了烧火棍,不信老子收拾不了你!”接着就有恃无恐地追去。

但甄二爷像一个幽灵一样,总在前面不远的松树后面岩石下面或灌木丛中游荡着,就是老也打不中。这激起了刘富贵的性子:“老子跟日本人拼过刺刀,跟解放军对过战场,就你这个在山里打了两天猎的娃娃我还弄不死你?”他又哗地往枪里塞了一梭子弹,朝密林深处追去。

日头偏西时,刘富贵发现自己已经追到一个四面山势异常险峻、峡谷幽深得几乎不透风的地方来了。甄二爷又从一棵大柏树后面豁然现身出来,讥讽着他调侃着他。

刘富贵一见他分外眼红,一边开枪,一边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追过来。甄二爷一个漂亮的鱼跃,跃进了茂密的灌木中。当刘富贵追到那棵柏树跟前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世界在疯狂地运动,原先静止不动的岩石居然狠狠地扑向他。

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发现

自己被捕大雁的提扣凭空吊了起来,一只脚脖子上套着从东洋进口的铁丝,使他在离地一丈的地方悠悠悠悠地晃荡。他抬起手,想用枪弹击断吊着他的铁丝,却突然发现手枪早被岩石磕掉了。

“喂,我出来了,你做啥哩?”甄二爷斜靠在一块岩石上,把玩着他那驳壳枪揶揄道。

“娃娃,你就痛快一点,给爷爷来一枪算了!”刘富贵恶狠狠地说。

“我不会让你那么舒坦地死掉的,你从来没叫别人那么舒坦地死过……如果你死得太舒坦了,被你整死的人会觉得太不公平,在阴间会骂我哩!”甄二爷对着刘富贵的胯骨磕了扳机。

但手枪没响,子弹早被刘富贵打光了。

甄二爷气了,拾起一截树枝,狠狠地朝旁边一棵树上像小山似的马蜂窝窝去:“叫你尝尝这里马蜂和绿头猛子吸血的滋味!”捣完后他如飞一样逃离了,只留下刘富贵在半空中如蛇一样蠕动,惨叫声不断。

黄昏时分,甄二爷回到了乱石窝。乱石窝里剑拔弩张,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土匪们马鞍上枪上膛,在那一片平缓的山坡上列队待命。张子龙全副武装,用马鞭抽打着皮靴,在土匪面前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窜动。

“发生了啥事,张司令?”甄二爷丢下一只是有一百斤重的獐子,擦了把汗问道。

张子龙一听见他的声音,猛地转过身,两眼定定地盯着他,仿佛要从他的脸上刺出点什么。

“发生了啥事?”甄二爷一脸茫然,转身对旁边的一个土匪问道。

“有报告说,解放军在前面山坳里集结了至少两个连的

兵力,说不定就会攻过来……”那小土匪悄声说。

“跟你一块去的那几个弟兄呢?”张子龙厉声问。“他们还回来吗?”他故意问道。“回来了?他们恐怕早就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张子龙冷笑道。

甄二爷头皮发麻,心想这次完了,马上后悔得肠子都青了——明明已经从刘富贵的嘴里知道张子龙在怀疑自己,干什么又回到这土匪窝里来?

“张司令,你再开玩笑,他们好端端的跑到阎王爷那儿干什么?”惊恐之余的甄二爷马上镇定下来,努力挤出一丝笑容,有点谄媚地说。

“好端端的,哼哼!”张子龙一副十分震怒的样子,走过来,没头没脸地抽打了甄二爷几马鞭,命令左右,“把这日奶奶的杂娃捆起来!明天早上刘富贵回来,老子要活抽他的肠子!”

几个土匪跳过来,三下五除二就将他捆了起来,扔到冰冷、黑暗的石洞中。他心中不禁一阵悲凉:“卓玛,你的血海深仇我还没报上啊!”

清泪下的甄二爷哭着哭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又迷迷糊糊中觉得有人摸到了他的跟前,用刀子偷偷割断了绑他的绳索。

“你是……”他悄声问。

“嘘……”一只细嫩的手捂住了他的嘴,然后嘴对着他的耳朵说,“后半夜赶紧逃吧!你的枣红马我已备好鞍,拴在左边那棵大树底下……你的土铳枪我也拿来了,就放在洞口。出去后给解放军做向导,领着他们来攻打乱石窝,我们做策应……”说完,那人像个幽灵似的消失了。

甄二爷悄无声息地摸到山洞门口时,果然发现他心爱的土

铳枪静静地斜靠在一块岩石上,鹿角做成的火药罐儿兀自微微晃动!而洞口站岗的两个土匪却抱着枪,躺在两块岩石中间呼呼大睡,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顾不得多想,赶紧提了枪,蹑手蹑脚地绕过站岗的土匪,骑上枣红马,悄无声息地向峡谷口奔去。

“什么人,站住!”峡谷口放哨的土匪喊叫声和拉枪栓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非常响亮。

“是你爷爷!”甄二爷说着,狠狠地磕了下马肚。枣红马心领神会,立即迈开大步直往峡谷外冲去。接着是“哐哐”两声沉闷的枪声。枪声过后,那两个土匪便仰面倒了下去。

“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大声询问。

“甄二爷跑了!”倒在地上

的土匪带着哭声凄惨地喊道。张子龙听见枪声后一骨碌翻起来,一听是甄二爷那小子跑了,立即大声喊:“追,千万别让他跑了!”

枕戈待旦的土匪立即认了马,如风似的随后卷来。

甄二爷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冷笑。这笑容在星光下格外狰狞,心中一股即将复仇的渴望和激情开始弥漫。他轻轻磕了磕马肚,枣红马放慢脚步。他从容不迫地填装子弹,扣火炮儿,然后朝身后的黑影频频点射。身后传来阵阵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声。

枣红马在崎岖的山路、嶙峋的乱石中如履平地,平稳而轻盈。甄二爷一会儿镜里藏身,一会儿猴儿观天,“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将一杆土铳枪使得跟快枪一样,且枪枪命中目标,让土匪惶于他精湛的枪法不敢近前。

“吁……”有土匪勒住马喊道,“别追了,这娃娃枪法太厉害!我们已经折了七八个兄弟了!”

张子龙气得咬牙切齿,但往下真的不能再追了,一则这小子枪法实在太好,地势又复杂,收拾不了他;二则东方已出现鱼肚白了,说不定遇上搜山的解放军,让他自投罗网。他带领群匪悻悻地回了乱石窝。

甄二爷看着渐渐远去的土匪,心中有了一种失落感。长期以来,将复仇的意念倾注在这伙土匪身上,心无旁骛,使他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充实而快乐。尤其当他将一个罪大恶极的土匪收拾掉时,他几乎激动得整晚睡不着觉。而此时此刻,没有了土匪便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卓玛和扎西阿卡家,他感到自己像秋后随风飘荡在山谷里的一片黄叶,无所归依。

他任枣红马迈着小步自由而行,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太阳出来时,他来到了那片地势平坦、树林茂密的河谷地带。他跳下马,在清澈的河谷里洗了把脸,准备找点东西填填肚子。

一只兔子从树林中钻出来,甄二爷大喜过望,抬手就是一枪。接着他拾了一堆干柴,将一小撮火药倒在上面,用火炮儿击着,一大堆火自熊熊燃烧起来。他一边烤着火,一边将整只兔子架在火上烤了起来,一边烤一边忍不住挪吃起来。尽管没有调味品,就连一点盐也没有,但兔子肉仍然香嫩无比。

就在这时,他看见自己的枣红马突然停止了吃草,竖起双耳,不停地喷着响鼻,接着嘶鸣了一声,碎步向他奔来。“不好!”甄二爷心中一惊,下意识地把枪抓起,跳起来躲到一棵树后,警惕地举目观望。心中快速地判断着,是狼还是豹子瞎熊?还是土匪?或者是前来搜山剿匪的解放军?

陈汉书指使混混砸了公司秋拍会上的又一件“朱仿”

2



高大勇 黄永辉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博物馆从某拍卖会上定向收购了一件价值千万的官窑重器,著名收藏家黄立德却点破这是一件传说中的“朱仿”——圈内第一造假高手朱伯勤的伪作。佟教授难以面对如此不堪的事实,羞愤难当,竟自杀身亡,临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了自己的学生郑岩。郑岩为了替恩师讨还一个公道,开始探寻“朱仿”的秘密,但知道真相后却让他几度沉沦……

[上期回顾]

市博从拍卖会上拍得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展出期间,古玩界响当当的人物黄立德却发现那是一件来自于已逝好友朱伯勤的“朱仿”,他开始怀疑朱伯勤没有死……

当代小说

陈汉书抱着一套安蒂克拍卖会拍品图册清样走进总经理办公室,唐景明正在来回踱步,心情颇沉重。

唐景明翻了翻图册,有些忧心忡忡地说:“唉,鼎泰刚出了这么大的漏子,咱们可得多加小心呀。我要召集一个最强的专家团队,必须严格把关,决不能有任何纰漏!”

几日后,安蒂克拍卖公司组织的秋季拍卖会预展正式开幕了。大酒店门口停满了前来参观的车辆,精致的金色招牌上“安蒂克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会预展”字样特别醒目。会场的人气很旺,人头攒动,拍品分成几个区展出,供买家近距离鉴别。

这时,古玩行当里的混混祁三爷带着两个马仔突然出现在场内。他边走边看,对拍品不停地评头论足。

“假的!假的!全是假的!”祁三爷毫不掩饰自己的动作,当着众人的面,越评越来劲,现场变得混乱起来。

唐景明按捺不住,愤愤然说:“祁老板,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拿不出证据,要承担法律责任!”

祁三爷态度坚决,似乎另有所恃,傲慢地说:“唐景明,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可以当场证明给你们看!”说着一招手,旁边的马仔立刻提过一只皮箱。

祁三爷打开皮箱,里面装着满满的现金,还有一把锤子,尤其醒目。

祁三爷一把抓起锤子,晃了一晃,众人不觉大惊。

唐景明说:“你想干什么?”“我要砸了它!如果是真的,我当场赔付,还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是假的你们自认倒霉!”祁三爷高声道。

郑岩情绪激动,叫道:“砸了它能证明什么?!”

祁三爷脸涨得通红,斩钉截铁地大声叫嚷着:“砸了它就能看到高仿的暗记!”

黄立德心中大惊,紧盯住陈汉书。陈汉书涨得满脸通红,紧张到了极点,看到黄立德的锐利目光,吓得直哆嗦。

唐景明神色十分紧张。郑岩道:“暗记?!你怎么知道这个大罐有暗记?!”

“因为老子是火眼金睛,看出来这是假货!”

“不可能!这件货是我收的字样特别醒目。会场的人气很旺,人头攒动,拍品分成几个区展出,供买家近距离鉴别。”

“真是假,一锤子下去就明白了,要是砸不出暗记,我赔钱,你怕什么?”

唐景明说:“你说大罐有什么样的暗记?”

“朱仿的暗记!”

唐景明和郑岩大吃一惊,互相对视。

祁三爷扫视着周围的来宾,转头望向郑岩道:“郑岩,我知道这件东西是你收的,我今天就是冲你来的!”说着,看看周围的观众,又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像唐总这样的老资格,应该很清楚的!”

众人都看着唐景明,唐景明因为过于激动已经有些丧失理智。“好,我唐景明今天就跟你赌上一把,让你砸!”

郑岩赶紧拦住唐景明。“老唐,不行,未经委托人的同意,我们不能擅自决定。”陈汉书也劝道。

唐景明已经失去了理智,疯狂地大吼着:“叫他砸,全部责任我来负!”

“好,还是唐大总经理有种!”祁三爷连连冷笑。众目睽睽之下,祁三爷抡起

手中的锤子。突然之间手起锤落,大罐立刻碎成数片,现场顿时一片惊呼。

祁三爷趴在满地瓷片里手忙脚乱地扒拉着。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祁三爷身上。

唐景明咬牙道:“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找到什么暗记!”

忽然,祁三爷乐而忘形地大呼小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手里高高举起一块瓷片,兴奋地大叫道:“朱仿!”

人群中,陈汉书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双拳紧攥。黄立德将这一切全看在眼里。

回到办公室,黄立德一拳砸在桌面上,气得浑身发抖:“这个陈汉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刘闯从没见过黄立德这么愤怒,紧张道:“这跟陈总有什么关系?”

“这都是他在背后指使的!”黄立德余怒未消。

刘闯惊讶道:“您是说姓祁的是陈总……?”

“祁三爷是个有名的棒槌,他要是能看出朱仿,我把名字倒过来写!”黄立德想了想,说:“你给陈汉书打个电话,叫他马上过来!”

陈汉书溜小跑穿过天井,由于过于恐惧和紧张,在回廊台阶上绊了一跤,他还没进人房间就先叫了起来:“立德……立德……我错了,你千万别怪我呀……”

黄立德已经站在门口等他,脸色铁青。

陈汉书见状更加胆战心惊,急忙上前抓住黄立德的手,苦苦哀求:“立德……是我干的,是我干的,你听我解释……”

黄立德鄙夷地扫了他一眼,摇摇头,道:“汉书,你这是干什么?”

“立德,我有我的苦衷,你要听我解释……”

“汉书,以前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没想到你有这么大胆子,几百万的东西都敢叫人去砸!”

陈汉书说:“不是我胆子大,是我相信你的眼力。”

黄立德拍案而起,发怒道:“相信我的眼力?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朱仿?!”

陈汉书偷瞧了黄立德一眼,说:“是你的眼神告诉了我!”

黄立德气极而笑:“呵呵!你还真是很会察言观色呢!”

“我有八九分的把握,还有一两分是赌!”

黄立德呵斥道:“你这是赌命呢!”

“差不多吧,这两天我根本就睡不着!”

黄立德顿了顿,语气缓和下来,说:“那个祁三爷也是个二五眼,他就不怕砸出事儿来?”

“我跟他签了生死合同!砸出事儿我兜着!”

黄立德恼怒道:“你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当总经理!以前我跟你提过的!只不过你没搭理。”

陈汉书突然抬高了声音,望着黄立德认真地说。

“艺术总监的活儿多轻松,逍遥自在,你干吗非要自讨苦吃,非要去当总经理!累死累活的,根本就不是人干的差事!”黄立德说。

“你境界高,淡泊名利,无欲无求,我可做不到。艺术总监有职无权,什么都干不了!”

“那你还想干什么?”

陈汉书目光中露出希冀神色,“我……要是我当了总经理,肯定不会像老唐那么死板,一点灵活性都没有,大家跟着他干,只有吃糠咽菜的份儿,你说有哪家拍卖公司像安蒂克这样的?”

明老唐有追求,要把安蒂克做成百年老字号。在眼下这个行当里,讲诚信,不拍假货,肯定是要苦一点,但是为了百年大计,也值得!”

陈汉书不以为然:“什么百年大计,那都是扯淡的事儿,鬼才相信呢!老唐自己没本事挣钱,也不让大家发财!就拿我来说吧,也算是公司的元老了,可到头来连个针头线脑都没捞到!我看老唐他是无能加心理阴暗!”

黄立德说:“你砸了东西有什么用途,就能把老唐砸跑?”

“真就是一锤子买卖!公司那边已经乱了套,这一壶够他老唐喝的,就算董事会不开他,他也没脸再干了,我太了解他的脾气了。”

“老唐走人就能轮到你了?”

“他肯定会推荐我来接替,他跟我说过多次了。”

“汉书,我今天算是认清你了!”黄立德冷然望了陈汉书一眼。

陈汉书惶恐道:“立德,你千万别说这种话,我跟你可从来没耍过心眼儿,咱们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了,我是真心拿你当朋友的。”

黄立德深深地望了陈汉书一眼,说:“你非要往火坑里跳,我也拽不住。你将来有什么闪失,别怪我事先没提醒!”

“我不后悔!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再不抓住,我这辈子就没指望了。”

黄立德叹了口气:“你光顾了自己,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陈汉书讶然:“你原来的计划是什么?”

“我的计划就是要找到朱伯勤!本来我是想等五彩大罐成交了以后,当着货主的面揭穿这是朱仿,他就不得不说出真正的货主是谁,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东西肯定不是他的,没想到你在中间插了一杠子,全给搅和了!”